

關於青年的苦悶.....陶百川
怎樣爭取抗戰的勝利.....陳立夫
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的意義.....吳開先
關於中共的一部份話.....果勉之
悼劉湛恩先生.....周世輔
蔣委員長的重年時代.....魏雲萍
外語記者報告淪陷區的情形(三).....汪守謙
南京偽政府成立紀事.....何慶譯
戰局鳥瞰.....楊家驊
眼下的國際局勢.....王龍章



血

每星期六出版

價目：每份五分，半年二元，全年四元。
本刊已呈請郵政機關登記

重慶五里書公司
電話：二四二八二



關於青年的苦悶

陶百川

世微先生：

你的信已看到了。因為你信上所說的，很可以代表一部份有志青年的苦悶，而我對於這個問題適有一些意見，值得公開貢獻於讀者，所以我不及徵求你的同意而就把它公開發表於本刊了。(見本期最後一頁)

照你的來信，你很有繼續求學的可能；祇是想到這個大時代中做些抗戰工作以盡國民天職，而事實上又找不到適當的工作，所以你纔「苦悶」起來。朋友，我看這個問題很簡單，你應該從速回到你的學校去。你要知道：國家雖然需要青年來替戰事服務，但也需要一部份青年回到學校去求學。理由很明顯：因為中國還有建國大業等着下一代的子孫去完成；在國家沒有動員到我們的時候，我們應該「站在我們原有的崗位上」，努力做着應做的工作。你的家庭既需要你到貴陽去上學，你為什麼不去呢？

你所謂的抗戰工作，當然是指從軍以外的協助抗戰的一般工作。這種

廣義的抗戰工作，不一定要離開學校

才可做；相反的，學校裏正有許多抗戰工作還沒有人在做而等着像你這樣有志之士去發動。你不要以為在羣衆大會中，站在主席台上大喊其「同志們！同胞們！」，這樣才是抗戰宣傳；你要知道：在課餘飯後，集會三五個老百姓，對他們講些國家大事，談些抗戰常識，這何嘗不是很好的抗戰宣傳！捐款也是如此。辦着旗幟向路人勸募財勞捐，這固是抗戰工作；然不向路人而向左隣右舍親戚朋友和同學同學們去勸募，這何嘗不是十分道地的抗戰工作！同樣，大規模的組織固很重要，然若忽略了自己小單位內的組織而侈言組織全國性的團體，這豈不是本末倒置！.....你假使能夠秉着這種精神——「做無名英雄」的精神，做「平凡工作」的精神，去做抗戰工作，你可說求學時期一定沒有抗戰工作可做麼？

你說在學校裏上三四個鐘頭的課，實在沒有多大意義。我對這點也有

同感。尤其是讀社會科學的，第一，講義或教本的內容膚淺，一覽無餘，不足以饜高材生的求知慾，因而覺得無聊；第二，教材大半取自外國，(經濟學是讀的美國或俄國的一套；政治史是研究些柏拉圖和馬克斯的學說)，不獨與抗戰無關係，而且與生活也無關係。然而僅這一點能成爲不上學校求學的唯一理由麼？你是一個

大學生，你應已有課外研究的能力了。在這個假定之下，假使你是讀政治的，那你應該練習寫作，練習演說，學習一二種外國文，讀幾本關於經濟、財政、法律、教育的基本書籍，課後並當做些社會活動，——這樣還不夠你忙上四年度麼？這樣還不能稍稍補救課程和教材的缺點麼？(我們自然更希望學校當局能補救這許多缺點)。

看了你的熱情奔放着的信，假使真如古人所謂「言爲心聲」，我可斷言你是一個「有志之士」。「有志者事竟成」，照我個人的經驗，我敢說：像你這樣有志氣有熱情有相當才識而家境又相當寬裕的青年，其前途是很光明的，你爲什麼還是這樣的「苦悶」呢？此致

三民主義的敬禮！

陶百川。四月十二日。



怎樣爭取抗戰的勝利

陳立夫

諸位同胞！武漢各界第二期抗戰擴大宣傳週籌備委員會要立夫今晚廣播一次。我的題目是「怎樣爭取抗戰的勝利？」

這次中日戰爭的結果，不但關係中國的存亡，同時也是東亞安危之所繫。因為今後中國能否很光榮的生存，日本是否大澈大悟的轉變或促使其自殺，都可看這次結果而定。所以爭取抗戰的勝利，是救中國，同時亦是救東亞，所以「怎樣」去爭取，是我們一刻不能忽略的。

我們怎樣爭取勝利呢？

第一、我們要有抗戰到底的決心。我們大家知道，日本人也知道，在兩國傳統的國策之下，中日兩國始終是勢不兩立的。因為日本的國策是獨佔東亞的侵略的大陸政策，而我們的國策，不獨要維持我們的領土主權和行政的獨立完整，而且還要進而收復已失的土地和主權。這兩個國策是絕對矛盾的，因此中日就變成勢不兩立。至於這中間的是非，無疑的，當然是中國是而日本不是。這不獨是我們這樣說，就是世界各國也都這樣說。國聯歷次譴責日本的議決案和宣言，就是最好的證明。

因為日本不肯放棄她的侵略的大陸政策，所以幾數十年來步步進逼，毫不放鬆。中國不要生存則已，否則必須與日本拚一個你死我活。所以蔣委員長說：「此次抗戰，為國民革命過程中必經之途

徑。中國欲外求獨立，內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縛，完成新國家之建設，終不能不經此艱難奮鬥之一役。故對日抗戰，乃三民主義與強權暴力帝國主義之戰爭，亦即被侵略民族對侵略者爭取獨立生存之戰爭，與通常國際間勢力敵之國家之相互戰爭，大異其趣。」所以在抗戰開始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武器軍備和一切物質力量，遠不如日本，然而我們要求生存，所以在最後關頭到來的時候，我們就得不屈不撓，奮起應戰。

我們要戰到什麼時候才罷休呢？很明顯的，我們要抗戰到底！蔣委員長說：「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蔣委員長最近對法記者談話，更具體的說：「如日本在中國境內從事武力侵略一日不止，則中國抗倭之戰爭，亦一日不停，雖剩一槍一彈，亦必堅持奮鬥；直至日本放棄其侵略政策，並撤回其侵略工具之武力之日為止。」蔣委員長對美報記者的談話，也表明相同的意見：「非俟正義確立，條約重申其尊嚴，吾人之抵抗決不止」。

有抗戰到底的決心，這是我們爭取勝利的第一個條件。

第二、我們要有最後勝利的自信。我們能夠得到最後勝利麼？我以為「能」，絕對的能！第一，日本侵略中國，本有兩途：一是蠶食，一是鯨吞。

目前對於中國的政策，不是蠶食，而是鯨吞。而且日軍所至之處，婦女被姦殺，財丁被活埋，即老弱亦不能免。就中國本身來說，我們所怕的是蠶食而不是鯨吞。因為蠶食之禍，緩而不察，鯨吞之禍，顯而易見，日本苟用蠶食的政策以亡我，浸潤使飽於不知不覺之間，則我們難保不存因循苟且的心理，鬆懈了敵愾同仇的志氣，慢慢的被她次第宰割，以至亡國滅種。現在她用鯨吞的政策，這在我們是大禍當前，義無返顧，所以打仗打上八個月，軍民死了百數十萬，而大家咬牙忍痛，再接再厲，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全國到處造成有形無形的堅強壁壘，以制敵人的死命！試看日本，則勢師遠征，民怨沸騰，國內瀰漫着厭戰反戰的空氣。所以就這一點而論，我已比他有利。這是第一點。

其次，作戰的兩大要素，第一是人力，第二是軍器。我們有的是人，軍隊的補充，永遠不會感到恐慌。這是我們大國獨有的特點，而是日本這種小國註定了的最大的弱點。至於軍器，軍事當局報告，現在是夠應用，飛機和重兵器，以及機械化的部隊，戰後反而增加。將來在任何環境之下，我們仍有補充軍器的辦法。而且戰爭成敗的關鍵，常在主動和被動成分的多少。這次敵人最初企圖，實欲速戰速決，我們對付敵人的辦法，是長期抵抗，戰而不屈。今後敵人愈深入，將愈陷於被動的地位。敵人如必欲盡佔我國的土地，試問她要用多少兵力。所以蔣委員長說：「誠使全國同胞，不屈不撓，前仆後繼，隨時隨地，皆能發動堅強之抵抗力，敵之武力，終有窮時，最後勝利，必屬於我！」而且，最後一點，中國是世界各國共同的市場

悼劉湛恩先生 周世輔

在廣濟橋半變九個月紀念的早晨，忽然平地一聲雷，劉湛恩烈士在上海靜安寺路被漢奸走狗們刺死了！他是東戰場最前線的一個「教育重鎮」，他是國際宣傳方面的一位「忠勇鬥士」，他是傷兵難民的一類「救星」，他是反漢奸反偽組織的一位「大俠」，他的死，真是國家一個大損失，他的死，真是古人所說的「百身莫贖」！

劉先生的高深學問和苦幹精神，凡屬認識他的是都知道的，劉先生在上海失陷前所做的國際宣傳和救濟工作，也是上海文化界教育界，尤其各界抗敵後援會同人所深知的，用不着在這裏敘述，單就他在上海失陷以後所做的工作來講，便值得我們敬佩！值得我們景仰！

在上海失陷後，劉先生聯合教育界鉅子秘密決定「租界上各級學校仍照教育部的法令繼續維持，教育界同人不得與任何偽組織來往」，這種至大至剛的正氣，灌輸到了孤島上的教育界同人，所以敵人包圍孤島五個月之久，還不敢向教育界問鼎，這與大軍退出後的平津教育界頗有不同之點。富有抵抗性的劉先生，真不愧為戰場最前線的「教育重鎮」之一。

在上海失陷後，劉先生對於國際宣傳，仍然沒有放鬆，他所主持的國際××會，仍然照常工作。每週還與各國新聞記者作經常的聚會，報告一些驚動國際的消息，他總希望「憑三寸不爛之舌，逐百萬強秦之師」，並且，揮着犀利的筆桿

，以擊穿那日本軍閥的狼心狗肺。

在上海失陷後，劉先生仍然擔任紅十字會國際救濟委員會委員之一，又任基督教全國救濟委員會會長，奔走呼號，為難民請命。南市民團路上的十萬難民，曾受過劉先生和饒神甫的恩惠，租界內的無家可歸無路可逃的難民和傷兵，也有一部分直接或間接受到劉先生的救濟。他可以利用國際力量來做慈善事業，他可以運用基督教的掩護幹他人所不敢幹的事情。他具有慈悲的心腸，他具有救人救世的勇氣，真不愧做耶穌的一個信徒，真不愧做一個中國基督教的領袖。

最令國人佩服的，而且也是最令敵人忌刻的，是上海失陷後，他和留任孤島的革命同志，努力反漢奸反偽組織運動。他一面寫信勸告友人不妥附逆，一面寫信警告有心附逆的友人。據他的至友陳××先生說：「孤島上的反偽組織運動，他都參加指導」，這也是劉先生致死的原因之一。狡猾無恥的漢奸走狗（刺劉犯）反諷劉先生自上海失陷以後即改變其政治立場，而且有擔任偽江蘇省省長之意。（見四月九日武漢各大報）世人非瞎非聾，誰會相信這種鬼話呢！

上海失陷以後，他本可以老早脫離虎口，最低限度他可以停止活動，可是，他的大無畏精神，克服了天羅地網的惡劣環境，繼續不斷的為「抗敵教育」而奮鬥，為「國際宣傳」而奮鬥，為「救濟事業」而奮鬥，為「反漢奸反偽組織」而奮鬥，奮鬥到最後一秒鐘，奮鬥到死而後已，其精神其人格都可以與日月爭光！劉先生精神不死！

，日本要獨吞中國，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就一天不能滅亡中國。現在日本雖然具備了一切軍事條件，可以侵略中國，但決沒有能力可以戰勝列強，可以壓倒世界一切。試看美國在後方，俄國在她右側面，英國在她左側面，「南洋」；最大最強的敵人都在她側面，她有什麼方法可以拿全力來征服中國！

如上所述，祇要我們能夠抗戰到底，我們一定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我們大家都有這種自信，那麼，勝了可以不驕，敗了可以不餒。因為最後勝利既然是我們的，當然不會因勝而驕，也不會因敗而餒！

第三、我們要一心一德，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刻苦耐勞，犧牲奮鬥。我們知道，這次對日戰爭是全面戰爭。全面戰爭，一定要發動全國的力量來應戰，然後才有勝利的可能。所謂「總動員」，就是這個意思。

總動員的第一個條件，是要一心一德，在最高統帥——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有組織有計畫的動員。不可二三其德，不可人自為政，不可無組織的亂動，不可無計畫的妄動。一個人要有一個人的崗位，一分力要有一分力的用處，在最高統帥領導之下來動員，這是總動員的意義。蔣委員長曾說：「大家的思想，由此統一起來，力量就能集中；這樣就可以一當十，以十當百。這「統一意志」，「集中力量」，兩句話，便是我們現在禦侮圖強的方法最緊要的一個原則。」蔣委員長最近又說：「人要互助，處處要合作，四萬萬人併成一個心，一個力，來擁護抗戰的利益。」「只要自己能努力，大家一心一德，同生同死，就在我們手裏一定可以



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的意義

吳開先

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全國熱望中閉幕了。大會時間雖短，可是就其宣言和決議案看來，意義實在非常重大。茲略述所見如下：

第一、大會所有決議案，決不僅是「於抗戰有利」；一定要認爲是國民黨繼續依照「總理遺教」；在領袖指導之下，積極地在完成「總理建國的遺業」。過去國內人士，雖然一致表示服膺三民主義，擁護領袖，從事抗戰，可是有些人是把國民黨（或者希望國民黨）處在參加抗戰一份子的地位；所以「各黨各派統一戰線」呀，「共同綱領」呀，鬧個不休。這次臨時代表大會毅然規定抗戰建國綱領，並作其他種種必要處置的決議案，完全是表示國民黨認爲這次抗戰是建國途程中的一段，是居于領導者的地位。其他所謂各黨各派，誠如領袖所說：「今日凡爲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派別，只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自當開誠接納，咸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這些話，絕對不是「自大」，乃是國民黨自信能夠，而且事實上正在，担负救國建國的責任。這個責任，自從與中會同盟會以至現在，我們並沒有想到稍爲放棄一些。

有一部份人以爲國民黨這十年來並沒有依照三

民主義來做建國的工作；有的竟以爲十六年的清黨是招來了現在的外侮，於是乎「恢復十三年的革命精神」云云，連黨內同志也有少數人在隨聲附和；而一部份人甚且懷疑三民主義，硬裝上其他主義的內容，另成所謂「革命的三民主義」。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如果不足以救國，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決不會宣言願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十年來國民黨如果不曾依照三民主義去革命建國，決沒有這次的領導抗戰。臨時代表大會不過將領導抗戰和担负建國的責任，重新鄭重地在國人之前表示一下。大會所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便是國民黨領導全國人民從事抗戰建國的行動軌範。

第二、國民黨爲求抗戰建國綱領的實現，不能不將黨的組織格外健全起來。大會通過整飭黨務和組織青年團，並舉蔣汪二先生爲正副總裁，都是健全黨的組織的必要工作。此後在總裁指導之下，必能依照大會整飭黨務決議案逐步進行，使黨的組織日益健全。黨的組織的健全，是實現抗戰建國綱領的惟一保障。十年來因爲國內不能精誠團結，以致消耗了不少力量；而消耗所剩餘下來的力量之用在建國工作方面的，又因爲不會充分發揮黨團組織力量，以致減少了應有的成效。總理在十三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詞中囑咐我們：「十三年以來，革命主義還沒有實行，這就是革命還沒有成功。此

恢復我們的生命線，建立我們完整的新中華民國的國防。

其次，對日戰爭的勝利，當然不是可以倖倖得到的。上文已說必須要總動員，必須要長期抗戰。這中間的辛苦艱難，當然是可想而知。我們現在不己看到斷肢折臂的傷兵麼？我們現在不己看到破家蕩產的難民麼？這種情形，當然可憐，當然可痛，然而親愛的同胞們！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日本人要我們的命，要我們四萬萬人的命，我們不奮鬥，我們不犧牲，難道就可以不斷肢折臂麼？難道就可以不家破蕩產麼？亡國的慘痛，當然不止斷肢折臂而已，當然不止破家蕩產而已！我們爲救自己，爲對得我們的祖先，爲使我們的子孫可以走光明的路，我們不能不奮鬥，不能不犧牲，不能不刻苦耐勞，直到最後的勝利！

關於這點，蔣委員長曾經告訴我們：「我們此時的成敗，關係到民族世代子孫的禍福安危。我們必須犧牲個人的一切，來求得國家民族永久的幸福」。全國同胞須知任何國家欲解除壓迫，完成革命，決非少量代價所可希冀。此日多忍痛一分，將來成功亦多增一分。吾人爲國家民族世世子孫計，犧牲難免，無可避，亦無可辭！」

這次台兒莊的勝利，就是敵人失敗的喪鐘，就是我們最後勝利的先聲。苦難中的同胞們，抬起頭來！光明就在我們的面前！

印刷者：漢口天泰印書館

地址：保華街特三區口

電話：二二九一三

中最大的原因，是當時革命黨，外面見到外國富強，中國衰弱，被人凌辱，內面又受滿清專制，做人奴隸，幾乎有亡國滅種之憂，一時發于天良，要救國保種，只知道非革命不可，但不知道革命何時可以成功，並想不到成功以後，究竟用一個什麼通盤計畫去建設國家。只由各人的良心驅使，不問成敗，各憑各的力量去奮鬥奮鬥；各自為戰，沒有集合，沒有紀律。故滿清雖然推翻，我們的革命仍然是失敗。……所以從今天起，我們知道要改造國家，非有大力量的政黨是做不成功的，非有正確的共同目標，是不能夠改造得好的。我從前見得中國太紛亂，民智太幼稚，國民沒有正確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張「以黨治國」，但到今天想想，我覺得這句話還是太早。此刻國家還是大亂，社會還是進步，所以現在革命黨的責任，還是要先建國，向未到治國」。十年來國民黨的建國工作，所以迄未完成，乃是因為我們不曾澈底了解以黨建國治國的意義，有人甚至於懷疑以黨建國治國的主張，以致陷于「各自為戰」或竟「同室操戈」的狀態。然而幸虧有中國國民黨存在，所以總理雖已逝世，他的遺教遺業，還能繼續下去，造成了現在統一抗戰的局面。這次臨時全代會更進一步致力於增進黨的健全工作，這實在是增進抗戰建國力量的最重要辦法。

第三、實現抗戰建國綱領，除了健全黨的組織外，還要求「舉國一致」的精神。大會宣言中說：「自抗戰開始以來，中央執行委員會已以一致之決議，授權蔣中正同志，統一黨政軍之指揮，負抗戰建國之大任，以向于必勝必成之光明大道而邁步

前進。依數月來之奮鬥經驗，已明示吾人，若能盡其心志，磨其步伐，矢勤矢勇，為國効命，則強敵未有不堪，目的未有不達者。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謹以至誠至敬，佈告海內外之同胞：自今以後，更當本于實貴之經驗，為加倍之努力，在共同信仰三民主義之下，合四萬五千萬人之心，以為一心，合四萬五千萬人之體，以為一體，竭其忠誠，服從領導，使此至艱至鉅之事業，至崇高至重大之使命，克底于成。」魯登道夫氏所著「全民民族戰爭論」，論斷上次大戰德國之所以失敗，不是由于物質不如他人，而是由于國民精神團結的破壞。所以他在該書中再三提及發動全民民族戰爭必須先要國民精神團結，信仰統一。希特拉所以反猶太人、壓制反對派以及清黨、改組國防軍等等的措置，如果我們讀了魯氏之書，便知是爲了求得國民的信仰統一和精神團結。即如聯聯的幾次黨獄，日本最近的一黨運動，也是爲了求得國民的信仰統一和精神團結。我國此次抗戰，物質不如他人，而敵對國家又是魯氏認爲其國民精神的團結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日本以忠君之精神團結國民），可見我國國民精神必須更加團結一致，而後可以取得最後的勝利。可惜大家一致信仰了三民主義，然而還不曾團結在一個組織之下奮鬥。各黨各派的存在，不但精神不能一致，而且時常容易發生磨擦，這實在是一種消耗力量的所在。所以大會宣言：「吾黨欲謀三民主義之實現，其唯一希望，在於有志之士，一致加入，共同奮鬥。」如果全國有志之士不能表現團結精神，祇知鬧着黨派問題，試問如何一致抗戰，以求勝利！所以大會宣言中說：「今者全國人民，對於日

本帝國主義之侵略所受痛苦，如水益深，如火益酷，人人有誓與偕亡之願，有志之士，奮然而起，相與集合于本黨，同心戮力，以完成捍禦外侮復興民族之使命。此真全國人民之所嚶嚶而望，不獨本黨同志馨香禱祝而已。」

以上所述三點，我以為是這次臨時代表大會所表現的最重大的意義。黨內同志及國內有志之士，苟能人人體察而力行之，則于抗戰建國前途，必有更大之把握。否則，縱然天天高談「擁護領袖抗戰到底」，而不肯實行增進抗戰建國力量的辦法，將來必成爲流談誤國的罪人。

為鼓舞青年作家徵文啓事

本社爲鼓勵青年無名作家之作文興趣，特由本社社長陶百川先生每月捐洋四十元，每季舉行徵文一次，每次錄取一二篇，每篇致酬二元至十元。茲將第四次辦法揭載於後：

- 一、題目：「受訓時所得的印象和感想」
- 二、字數不拘；四月二十九日截止。

爭論中的幾個問題

陶百先生著「爭論中的幾個問題」一書，業已出版。作者在自序中說：「這本小書觸及的問題，共計七個：（一）關於黨派問題的論爭；（二）關於民主政治問題的論爭；（三）關於民族運動的論爭；（四）關於抗戰的論爭；（五）關於戰時教育的論爭；（六）關於抗戰的態度問題；（七）關於民族精神問題的論爭。」對於以上七個問題，作者都提出了他的見解和主張。定價一角五分，本社發行。



關於中共的一份怪講義

葉勉之

偶然在朋友那裏翻到一份講義，叫做「黨的策路路線」。(注意這是一種教科書！)據朋友告訴我：這是頂頂大名共產黨人張浩(即林毓英)的著作。爲了好奇，我一字不漏地把它讀完。更因爲在抗戰期間，一切策略路線，都值得人們檢討，所以我並不自私地把那講義的內容向讀者介紹一下。

講義原文雖長，但卷首有個提要，內容約分六節。其第五節「策略的指導」裏，提到中國革命策略的運用，約有下列六點：

「A. 以前革命的一環，是階級對立，能階級對立，才能有階級仇恨，才能擴大紅軍，發展遊擊戰；欲使階級仇恨增高而不脫離羣衆，必須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債，而實行土地革命。

「B. 目前革命主要的一環，是民主共和國，由此而過渡到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專政；策略的口號是停止一切內戰，聯合各黨各派各軍共同抗日，組織國防政府等，以爭取全民的同情擁護，停止國民黨的進攻。

「C. 十二月決議案是討蔣抗日，現在是聯蔣抗日。共產黨欲得大的勝利，必須抗日，抗日必須聯蔣。西安事變張楊各軍圍是反蔣不是抗日，只有利於日本而不利於共產黨，共產黨看到此處，故極力主張和平解決。

「D. 無產階級專政及蘇維埃政權，尚未有基礎

，必須在目前最高潮的抗日救亡來宣傳，在抗日口號下，去普遍滲透國民黨各種組織內，從事組織宣傳，爭取他們的工作。

「E. 滲透國民黨各組織內工作，不要有左的傾向，應參加國民黨紀念週，談總理遺囑，但要有兩個觀點：(1)要明白爲黨工作，請遺囑是表面的事，是掩蓋我們的物件；(2)認爲遺囑是一件好玩的事。

「F. 目前爲爭取全民的同情擁護，暫時放棄土地革命，但並不是根本放棄，不過不積極用紅軍武力及蘇維埃政權去打土豪分田地，而是消極用黨的力量去組織鼓動羣衆，使其自動去打土豪分田地，到等運動最高潮時，即將土地革命的一環掣起來，而適合羣衆的要求。」

在第六節第二段裏，也有這樣有趣的一套：「中國共產黨在目前抗日的階段，與國民黨妥協合作，並不是投降出賣無產階級的利益，而是：「A. 放棄以前走不通的道路，另尋求一個能走通而易於達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

「B. 擴充秘密工作之發展，溝通公開的工作，以爭取廣大羣衆力量，以備推翻資產階級政權。

「C. 給革命以休養之時間，積聚勢力，並準備新的進步條件。

「D. 暫時放棄顯明的進攻策略，改爲退守策略

，亦就是採取轉灣抹角的進攻策略。

「E. 因爲鬥爭疲乏，必須休養及儲存革命力量，故暫時放棄革命制度，放棄表面名目而在其實質，以求將來更大的勝利。

「F. 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是改番號而不是改編，紅軍獨立性仍舊保存，且更能擴大鞏固。蘇維埃取消改爲特區政府，其實質的本性仍未改變，不特未削弱無產階級政權的力量，且更能得廣大羣衆革命力量之發展。

「G. 現在妥協，是爭取目前開除黨禁，釋放政治犯，言論結社集會的自由，改良人民生活，這都是向無產階級革命途中走去，準備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

「H. 現在妥協，是要孤立國民黨，用民主共和國，推翻一黨專政的國民政府，以期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

以上是張浩先生所指示及要求的。我自始即認爲這些是荒謬，不脛多談。但就現實的客觀事實來說，竟有許多地方有些僞真淺巧，耐人尋味。爲團結的前途，我很希望張浩先生不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言人。但無論如何，張先生這種主張，我以為是很要不得的。

在抗戰期間，誰都認爲唯有精誠團結，才能驅除暴力。可是主張團結和實行團結的人們，還是天天喊着團結的程度不夠，這是爲甚麼呢？我說：這因爲有人太欠誠懇的原故。你瞧，前方在拚命打仗，而後方在斤斤計較，玩着「聯合」「共同」等等名詞把戲的仍大有人在。其實，國難嚴重到如此地步，老法作風，是真正廣大羣衆所不願意看的，



敵人鐵蹄下的南京

澄宇譯

外籍記者報告淪陷區的情形

無論那一個國家的軍隊，在開始作戰的時候，行伍中總是夾雜着些不守軍紀的份子和色情狂者，還有許多是因爲境況的困苦而暫時有越軌的行動。但是，經常的，這些份子都被嚴密的約束着；即使他們不守紀律，但在幾天之內，他們的長官也可以使其可恥。

已是在南京，中立國觀察家報告日軍的搶劫和強姦，超越任何偶然的或單獨的行動的範圍，且「其情況之慘，足以使日軍軍官之統馭及日本發音人對他的自稱爲日本傳統的軍事哲學武士道的精神，爲之喪失，爲其蒙羞」。

在日本八收買了的上海新報上，曾登載一篇荒謬絕倫的在日人統治下的南京軍民融洽的情形，而想使全世界相信其鬼話。但是自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淪陷後的幾天，甚至幾個星期以內，在中國的首都所發生的一切事件的真實紀錄，顯示出與日本人在新報所發表的情形是絕對的相反。

南京剛淪陷後，日本人即刻將所有壯丁舉行「集團槍決」，槍決時的野蠻情景，根本沒有法子來形容，差不多所有在南京的外國人，都不願把他們所目睹的詳細情形洩漏出來，但是紐約時報的訪員梯門、杜丁所寫的，是這些集團槍決的一個紀實。

「日本人殺掉繳械投降的中國兵後，即搜抄城裏的穿便衣而有富兵嫌疑的中國人。在難民區的一所房子裏，有四百個人被捕。他們每五十個被綁在一起，由持來便槍和機關槍的日本兵押着，向屠場行進。在筆者剛要乘船到上海以前，曾目睹在下關有二百人被「集團槍決」。執行時間僅十分鐘。那些人先是靠住牆排起隊來被槍斃，然後許多稿有手槍的日本兵，在軟弱的死屍的週圍，冷酷的踐踏着，把子彈打進還在掙扎的屍體裏。」

「不要穿房」的命令，是歐洲人用以表示絕對殘酷的行爲，可是日軍總是用這種政策，除在上海他們好像保留了一小部分的中國俘虜讓外國新聞記者看。但是對於中國壯丁的殘酷還不止此。當南京幾乎完全和中國其他部分隔離的時候，日兵從事種種的恐怖行爲。

日兵搜抄中國的首都，尋覓金錢，什物和女人。許多中國人都被虐待了；因爲當他們被日兵包圍的時候，拿不出來什麼東西。從十六歲到六十歲的女人，被發現後是不會不被姦淫的。在南京，有些中國人把他們的女人藏在很大的木塊堆的底下，幸而發現。每隔幾天，便搜那木塊堆撤除，把食物和飲水交給女人，然後又把木塊堆小心地堆好，因此便找不出女人的痕跡來。

許多天內，南京全城的情形，都是恐怖的，外

因爲這於抗戰毫無所補，而且成爲極大的障害！固然，一個有歷史的集團，驟然改絃易轍，心中不免皇皇然；但要他人以誠待我，我也以誠待人。假使口頭唱的是一套，而事實上做的又是一套，那麼團結如何可能呢？

說到「軍隊是改番號而不是改編」，這一點，現在似乎很有人這樣看法。真不懂，我們這次抗日，究竟是爲了挽救全民族的危亡，還是爲了完成所謂「策略路線」？要是真照張浩先生的說法，那真是太辜負了廣大羣衆的期望了。

再談「讀江嗎是表面的事，是件好玩的事」，張先生特別提出這一點，似乎太愛開玩笑了。難怪這次抗戰期中，人們提出的口號標語，好玩的竟如此之多！以「擁護領袖抗戰到底」的例子來說：擁護領袖也要有條件。對擁護領袖尚且要有條件，其他自然更不必說了。自己的策略是無產階級專政，却拉着羣衆喊「要求民主」；「奪取政權」喊起來不惹起老百姓注意，却改口說「改革行政機構」。大概這些都是「擁護物件」吧！真是好玩得很！

張先生所提倡的辦法中，似乎仍戀戀不捨「孤立國民黨」，但請張先生看看國民黨是被孤立了沒有！中國共產黨最近在新華日報上登了一個啓事，對於未經指定的地方、機關、或個人印發的所謂「共黨文件」或「共黨領導人的文章言論」，概不負任何責任。這是一個極聰明極聰明的辦法。但是我更希望他們就其行動檢查一番：有沒有像張浩先生所說的那種事實！並望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爲抗戰而這樣要求，深信中共是不會見怪的！

國人向日本外交官的抗議，完全沒有效力。在城內，駐有五萬日本兵，可是只有十七個憲兵在「維持紀律」。自然的，這一點兒人是沒有用的，這和日本的外交官相同，他們似乎是茫然不知如何約束日兵的暴行。

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軍進南京，日本外交官在後二日到達，他們是想去減輕日軍對於外人及其產業騷擾，但到十月底，這方面的情形只顯出少許的改進。

在城裏的中國人是不能倖免的，但與外國人有關係的中國人，最初以為可以免去日軍的節制，但是不時交與日當局的抗議，表示他們的希望是靠不住的。南京的某一個外國機關，常有關於左列暴行的抗議：

「十二月十四日 日兵把大門上的美國旗和大使館的告示扯下。搶劫住在裏面的幾個教員和助教，並不等把鑰匙取出而打破幾個門。」

「十二月十五日 在上述的地方，日兵來了幾次，並從難民那裏搶去錢和什物，還把女人架走。」

「十二月十五日 我們照顧一千五百個平民。有四個女人在這裏被強姦；兩個被帶去於姦淫後釋放；三個女人被掠走沒有放出來；一個被帶去而為日憲兵在大使館的隣近釋放了。日軍的這些行爲，使受害者的家庭和他們的隣人，以及在城裏的這一部分的所有的中國人，感覺痛苦和恐懼。今天早晨，在本城的其他部分和難民區裏，有一百起以上同樣事件的報告……」

「我們恭敬的請求日本當局設法，在軍官隨時指揮之下，實行正當的巡查，但不可叫每天到一個

「胞同我決槍團集」兵倭

CHINESE PRISONERS ON THE WAY TO A "MASS-EXECUTION"

(Note how prisoners are roped together in such a manner as to prevent escape.)



上圖，中國兵被押赴刑場，曾登在芝加哥論壇報上。南京外人梯門，杜丁 (Timman Curdin) 在紐約時報上敘述這種集團槍決時曾說：「日本人在南京的殘酷行爲之一便是集團槍決。中國兵繳械後，仍不免被殺。而且日本人還搜抄南京全城的穿便衣而有當過兵的嫌疑的中國人，在難民區的一幢房子裏，同時便有四百人被捕。他們每五十個人一捆，爲日本的劍子手和機關槍押赴刑場。筆者曾在南京下關目睹二百人的集團槍決，歷時僅十分鐘。這些人都被排列在牆壁的前面，然後開槍射死，於是日本人便在一堆堆軟癱的死屍的旁邊冷酷的巡視着，遇有正在掙扎而還沒有死的人，便以手槍連連掃射。」——編者

地方十次之多，並從百姓那裏偷去所有的食物金錢之間的良好關係，爲了你們想想自己也有妻子，姊妹，女兒，使在南京的中國人家庭得到保護，不受日兵姦淫暴行的蹂躪。



敵人鐵蹄下的蘇州

澄宇譯

本文作者係一在蘇居住三十五年的外國人，其姓名不便發表。下列關於日軍之恐怖及暴行，爲其目睹之紀載。——密勒氏評論報編者——

去年十一月第二週的一天，日本轟炸機第一次開始向美麗的古色古香的蘇州擲下重量的炸彈。

一·炸彈和雨點的比較

一噸一噸的炸彈從天上掉下來，爆裂時人肉、垃圾、石頭和灰泥的碎片，有如瀑布似的飛起來。嗡嗡盤旋的日機，不分晝夜的以雨點也似的炸彈，轟炸着城區。

起先，當轟炸時候嚇得什麼似的蘇州大部分的居民，都以地下室爲安全的地方；最後，接連不斷的空中轟炸，使我們討論到是否一直藏在地下室裏，或繼續工作，或隨時乘機避難。我們決定了還是工作的好。

十一月九日，日機撒下傳單，警告蘇州人：三天以後更將狂炸全城。當我看見，幾十萬男人、女人、小孩子帶着一點點可憐的行李離開他們的家的時候，我那時的情感是無法完全告訴你的。可是在那時候，船、人力車和其他的車，出任何代價都顧不到，差不多難民們不得不步行逃難。我和一個同伴，事先從中國兵那裏得到兩只船。十一月十二的夜裏，我被派用小火輪一隻，拖帶兩隻船，把第一批難民運到廣福。我立即又回到蘇州，再去裝難

民。中國兵把兩個船徵用了，可是那只小輪仍然交給我使用。我把小火輪交給同伴，他和幾個朋友又駛向廣福。

因爲時間太晚已不能進城了，所以我和一個朋友，就在一個空無人居的醫院裏過夜。那天夜裏，日機大肆轟炸，丟擲在這個不設防城市裏的炸彈的數目，沒有人能夠數得清。我們還是數一數在同面積上在十二小時以內所落下來的雨點好。

第二天天明，我們就起身進城。我們所看到的死亡和破壞的情形，實在無法把它們描寫出來。我們感覺到惡心而想嘔吐。所見到的唯一可喜的事，是一個中國牧師領着一千個難民往廣福去。在他的後面跟隨着小孩子、老頭、老婦、殘廢和那些被炸彈或炮彈炸傷的人。在兩天之內有五千難民從蘇州遷到廣福。

二·穿着制服的日兵

我也到廣福去了，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前便回到蘇州。我和同伴，不得不很快地開着汽車，以避免在馬路上排列着的以及在街上散佈着的死屍。當我們到達蘇州的時候，穿制服的日兵正在很活躍的搶劫。教會產業還沒有被騷擾。從那時候起，一直到十二月十一日，我們幾乎每天到蘇州去。我們看見每一個銀行、商店、和住宅都被打開了。日本兵像螞蟻似的進進出出，把絲線襪、絨絨衣、店舖裏的

「十月十六日 昨天夜晚，在我們院子裏，三十個以上的婦女被日兵強姦了；他們來了幾次，數目也很多。這事我已澈底的調查過，並能擔保其正確性。

「十二月十七日 恐怖和暴行繼續的流行，從你們的（指日本外交機關）房子裏便可以很清明的看到，在你的隣居中也發生過。昨天夜裏，日兵帶着大批難民到我們這裏幾次，他們用刺刀威脅着要金錢、鐘錶、和女人。我們的一個職員被刺刀戳傷了。日兵打我們的看守人，因他們沒有爲讓日本兵使用的女人。

「十二月十八日 因爲日兵的暴行和搶劫，處處繼續存在着痛苦和恐怖。一萬七千以上的窮人，其中有很多的婦孺，正在我們那裏希望得到安全。他們還正在擁進來，因爲別處的情形，比我們這裏更糟。……一個受驚嚇的小孩，被刺刀殺死了；另外一個受重傷而將要死了；八個女人被強姦。……在每個街道上的窮人，都含着眼淚，悲痛的說日軍所至之處，沒有一個人或一所房子是有保障的。

「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天下午，日兵從我們這裏捉走七個人，其中包括有我們的職員，但並沒有事實或報告說他們是中國兵。他們僅僅是被抓去強迫工作，不顧你（指日本外交官）的告示。在貴國大使館門口的近旁，今天下午有兩個日本兵強姦一個女人。這是表示幾個憲兵正在恢復秩序嗎？今天我和你正在貴國大使館的時候，我自己的家已第四次被日兵搶劫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 沒有紀律沒有軍官的日軍遊蕩兵隊，到處偷竊、姦淫和擄掠女人。

商品和家用的一切什物都搬走了。

可是，有一次我們到蘇州的時候，發現教會產業全數被搶。一所房屋的前門、後門、和邊門，全被打開了。進學校和住宅的門，也被擊得粉碎，很顯明的，工具是斧和槍托。每個房間都被踏遍，每個箱子盒子都被破開。他們(日兵)用不着的東西，却凌亂的撒在地板上。在我的家裏，碟子，被用的力氣砸碎在地板上。在一個朋友的家裏，我看見他的兒子的小提琴擺在地板上，毀壞得無法修理。

又有一次到蘇州，我走進晏成中學的辦公廳，我恰巧遇見了一羣日兵，在他們未發覺以前，發現他們正在開保險櫃，一個兵用尖刺擊保險櫃的門。當一部分日兵正在設法擊毀保險櫃的時候，其餘的人搜校長和教務長辦公室裏的椅子裏的東西。我走到大廳的另一端去叫翻譯，他們便拿着工具走了。如再讓他們在那裏一點鐘而不去干涉，那麼保險櫃就要被打開了。

三·祇有狗是肥胖了

第二天早晨，我們回去之後，發現鐵櫃被打開，並搶去四百元左右。但是，可笑的很，他們把內有三百元左右的幾個紙包拋棄在地板上，以為那些無用的信件。我們又發現了其他教會內的鐵箱和銀行商店的保險箱都被擊毀，其中一切金錢什物也都被用車運走。很明顯的，日軍的「良好紀律」也不過是一種神話罷了。

實際上，蘇州的完全被槍劫，不能只怪罪於個別日兵，而應由整個日軍負其咎。那樣的掠奪物件，不是僅僅散漫的個人所能搶去的，並且我們曾經看見許多掠奪品用車在裝運着。有一車

，裝載着寶貴的中國紅木傢具，停在日軍司令部的門前。

我們在日軍佔領蘇州時第一次所見到的在街上的死屍，曝露過十天或者還要多一點，沒有人收殮。後來幾次到蘇州的時候，我們看到街上的狗顯然比較以前肥胖了。建築物也是同樣的可憐，損失總計在百萬元以上。

我所說的是怕人的，但更怕人的還沒有告訴你——那就是各種婦女的被姦淫。誰也不可能估計被有淫慾狂熱的日軍蹂躪的婦女的數目。在廣福有一天早晨，我遇着一個蘇州東吳大學的學生，他的眼睛裏含着淚珠告訴我，他的美麗的妹妹被強姦了。我又看見許多鄉下人坐在路邊顫抖着，一隊武裝日兵把他們從家裏趕了出來，把他們的妻女留在

家裏。那天晚上，一個中國人請我往他的家裏，藉以保護他的女兒和從別的地方到那裏避難的年青姑娘們。幸虧我在那裏，因為那天晚上十一點鐘，從門窗裏照進來的手電燈光把我驚醒了，有個人低聲的說：「日本人在這裏。」我拿着我的手電，趕快跑到隔壁的房間裏，在那裏我看見三個日本兵用手電燈照着十個到十二個睡在地板上的年青姑娘的面孔。我到達那裏，使他們吃了一驚，並且在我的憤怒的聲言之下，那些強盜們急遽的逃去了。那個中國人——他們的父親，在這種緊張的時候站

在我的旁邊。估總交通線的日軍，向全世界宣佈他們已把中國人請回故鄉，在和平與豐富裏生活着。實在的，在這些事實的前面是可恥的！（譯自密勒氏評論報）。

「十二月十七日，一星期多以前你已開始答應我們在幾天之內以撤換軍隊，重行維持紀律，增加憲兵等維持秩序。可是可恥的混亂還是繼續着，並且我們也看不見積極的制止的努力……」

這故事還是一天一天的紀載下去，上列的紀載只是敘述在所謂南京安全區的關於外人一部裏所發生的事件。

一月二十一日字林西報也報告說：

「過去我們希望南京的秩序迅速的恢復，並解除南京的民衆正在遭過着的憂鬱。但有幾方面竟說日本人是正在報一九二七年的仇。假如他們真是這樣的，那他們却把仇錯誤的報到百姓的身上了；因為一九二七年的南京事件是兵士，不是南京的民衆應負其責。據說現在這些暴行還在繼續着，並且自南京淪陷一直到最近的幾天內，日軍還是很勤快的擄掠婦女、姦淫、搶劫，這是令我們驚命的事。中國人被刺刀亂戳或明槍搶奪。據估計已有一萬餘人被殺，其中有些甚至連「有為祖國而戰的勇氣」的小輩也沒有犯過。調查還有幾計婦女被姦淫是不可能的，但那計估計的數目，總在八千和兩萬之間。少女自願的十一歲，婦女老至五十三歲止，都是日軍色情狂的犧牲者。難民的少許的錢，他們的衣服被擄和食物都被搶去了。所以這些暴行一直到一星期以前還在繼續着。起初憲兵人數很少，不可能約束紊亂的日兵，現在已派了較的多的憲兵了，可是一星期前日本兵還是黃夜穿牆越戶，盡情的姦淫擄掠女人」。

（譯自密勒氏評論報）



敵人鐵蹄下的杭州

澄宇譯

在西子湖邊的美麗的著名的避暑勝地的杭州，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日軍侵入後，已成爲恐怖之域了。就在目前，也荒涼得很。牠的古蹟被破壞，許多的建築和房屋都燬於炮火，其中什物也都被搶去了。

自杭州失陷後，時刻沒有離開那裏的中立國觀察者報告說：那裏的中國人的所有產業——全都被毀壞或遭搶劫。不過，外人的產業，尤其是教會的，並沒有受到損失。可是雖然這些外人產業受了「保護」，仍然有三起日兵毆擊外人的報告，據一位外籍觀察者說：自日人佔據杭州以迄今日，沒有一個女人能夠保得住不受日兵的蹂躪，日當局並不去干涉或約束這種毫無紀律的日兵。關於這種事情之促使他們注意報告或抗議，並不能得到他們的同情心。他們反駁這種抗議說：「你應當看一看上海，南京或蘇州！」

除去這些，還有在中國軍隊因戰略關係而退却前的破壞。橋樑和城區四週的馬路，都被炸毀了；電氣廠和自來水廠的機器，也都拆去或破壞。

在杭州被圍的整個的期間中未曾離開的一個觀察者，曾有一個驚人的報告，中間有一段說：「當日軍聯隊司令到達杭州時，我們告訴他說：我們願與其合作。但當我們和他談話的時候，我們聽說日兵擊斃兩個人：一個是不懂得日兵的言語和他所寫

的字而逃得太快了而被殺的，另外的一個則是因爲想脫逃。聖誕節的白天，我看見街上滿滿的都是日軍的兵，一點秩序也沒有。一個面貌凶狠的傢伙，用他的刀砍着一個商店的窗門。我又看到在街道的那邊，他們闖進每個商店，把市區的各處都搶劫一遍。不多一會兒，我們的難民收容所，開始的充滿着受了驚嚇的婦孺。

「很倉卒的，我們便開始引導她們進入我們的難民收容所。這些難民收容所，以前除容納婦孺外，還讓其餘的人進來，沒有多久便塞滿了人，這些親身遇到事故或會聽說因而害怕的婦女的样子是令人怪可憐的。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我們不得不把大門上鎖，並留一個外國人在管理。

「每天早晨，有愈來愈多的受驚的婦女，蜂擁而入難民收容所。兩個最大的避難的地方，只能容納一千人，可是她們從一千五百人一直容納到兩千，甚至兩千五百人以上。難民在收容所裏面的情況，是如何的慘淡啊！譬如在一個女學校裏，難民的宿舍，房門口的擁擠，內部的逐漸的分類；已經擠得不能躺下去睡的地方，還是要往裏邊塞人。他們整天的在那裏坐着，在那兒吃飯，睡覺。可是他們還是幸運的呢！」

那位觀察者的報告說：外籍教會工作者的經常的生活——救命、保護婦女和牧師；先尋覓食物

（這些食物還希望不爲日人的糧食統制機關所徵用），然後再找木料燒柴，醫藥，日夜的看護傷兵，市民、嬰兒。一天，一個醫院着火了，熾盛的火焰，燒遍了一排中國房子。「從此以後，城裏又發生多次大火災。在夜裏，有多次，我們被迫着不得不出去照料這些火災。」

在那個混亂的世界裏，那位觀察者批評道：「我疑惑是否尚有一個商店或房子不被騷擾過。此外，有許多地方，許多馬被刀戳死在商店或房屋裏，因此，我們的美麗的杭州，不久就變成一個污穢的毀壞了的地方了。除去這種痛苦，還有關於婦女侮辱的不斷的報告。

「在難民收容所以外的受驚的羣衆，每天談着他們自己的故事。在醫院裏有兩個背部折斷的女人，其中有一個兩腿已斷，她們兩個因逃避追來的日兵，從樓窗口跳下來而受重傷，杭州已成恐怖之城了。在那裏，搶劫、傷害、殺戮、毆擊、焚燒，助長已經累積不少的恐怖的凶險。只有在外國人的地方和難民收容所裏，還比較的安全。

「沒有保障的中國人，讓日兵爲所欲爲。當我們有機會去抗議時，日本當局往往說很難相信有這種事；因此他們絲毫不重視這些抗議。」

近來，一個目睹日兵佔領杭州的中立國觀察者評論道：「在杭州，日本「皇軍」有絕好的機會表現出有訓練的軍隊如何佔據一個不設防的城市，但這機會卻沒有被抓着。沒有抵抗，沒有一個兵留在市區裏，並且，很明顯的，日軍事先也知道是如此。但是日軍不但不嚴整日兵的紀律，以鼓勵市民繼續維持市面，相反的，被佔領了五星期後的杭州，日兵連是公開地搶劫，而官方並不加以干涉！」（譯自密勒氏評論報）



蔣委員長長的童年時代

鶴雲譯

蔣委員長長在一個半耕半讀的家庭裏，這在他是十分幸運的；原來他的祖上有好幾代都是農夫。他最爲他的祖父所疼愛，他的祖父也以耕田爲業，但在本地又以學者知名，他的兒子（蔣委員長長的父親）也是和他一樣。

在溪口及其附近，現在還傳說着蔣委員長父親的始終不懈的急公好義的精神。如果真的上天加福於和事老，則他一定已邀天之福了。當村裏的人想去打官司的時候，他們總要到蔣老先生那裏把事實告訴他。如果那個糾紛發生在他的鄰居之間，他便勸他們要做真正的男子漢大丈夫。他指出他們有親戚關係或是世代隣居，並且問：如果他們的糾紛能以常識和彼此少許的讓步解決而偏要把金錢用在衙役身上，這究竟能得到些什麼益處呢？他的十分公平而完全行其心之所安的勸告，常能佔着勝利，許多費錢而招致貧困和仇恨的訴訟，都因他的努力而避免了。蔣老先生曾得到「民間法官」的榮譽，他的判決是無條件的被接受，他至今仍爲人所尊敬。

遺傳的影響是有問題的，但無疑的，一個優秀的孩子，當他知道他的家庭在過去已得人尊重，即使不是享大名，他決不致以思想或行爲來玷辱其祖先；我們所以推想到富 蔣委員長知道了在他的兩肩上負荷着一個光榮家庭的名譽時，他在童年時代已經受着最有力的鼓勵之一了。

還有一個重要的事實，是 蔣委員長長的教養，幾年完全由他的母親負責。蔣太夫人出自名譽很好的家庭。據說，孩童，尤其是男孩子，如果是由母親教養出來的，常是比較任性，並易於違反紀律。因爲，如果母親讓母愛蒙蔽了她對於兒女缺點的認識，至少使其不能改正這些缺點，這樣，她是在爲其本人及子女累積下可悲的結果。幸而，蔣太夫人却不是這樣的。她不但是個慈愛的母親，而且是有實際的常識。

蔣委員長長的母親，是他父親的第二個續絃的夫人，她必須撫養他的前一個夫人遺下來的子女。知道她的人，都十分讚美她對與她沒有血統關係的子女的熱愛。那些嚴厲的攻擊繼母的話，對於她是不適用的。蔣太夫人結婚兩年後，蔣委員長即誕生。雖然在表面上看不出他在身體上的缺點，可是據說在童年時代他是多病的。有好幾次他的性命都險些兒沒有希望了。可是 蔣委員長長生病之後，很快的就會復原，並且每次病後都有異常活潑和嬉戲的時期，這是當時別人常常議論的事。

據傳留下來的故事說，很明顯的，蔣委員長那個時候是好「惡作劇」的，他的父母和祖父都因此而很不放心。他的惡作劇有時幾乎危及他的生命。剛剛三歲多的時候，他把一雙筷子插進他的喉嚨裏，想看一看究竟能夠塞進去多麼深。那雙筷子塞

在喉嚨裏，經過很大的困難，才拿了出來。第二天早晨，他的祖父問他沒有受傷，他從床上跳起來，叫道：「我能說話，我沒有噁。」

他很喜欢水，六歲時常在他家門口的小溪裏洗澡；在那湍急的水裏，有幾次他幾乎覆頂。一八九二年冬季的一天，他玩着一個大缸裏的冰塊，他跌到缸裏去了，但費了很多的力量，他終於從有冰塊的水裏跳出來。

在這個時候，戰爭的遊戲吸引了他，並且據說當他和隣居的小孩子玩耍的時候，他老是做「總司令」。他用木製的劍和槍，指揮假戰爭。他有時跑到一個小山上，把歷史上的故事告訴給其餘的兒童聽。他的母親和祖母，頗爲他的喜歡冒險的傾向而憂慮，他們決定在他沒有到達讀書的年齡以前，送他到一個塾師那裏去讀書。

在 蔣委員長長的童年時代，他的母親雖然以無窮無盡的熱誠和慈愛保育他，可是她早已開始教他分別是非，並告訴他：做錯事會招致痛苦的懲罰。據 蔣委員長長自己說，她不肯惜鞭笞之苦，以冒險壞其子之險。如果她知道了他在學校裏不留意學業或者洩氣，她就毫不猶豫的用鞭笞去加重她的詰責。他以很好的態度接受這種懲罰，以他的畢生事業中的強烈的個性——光明的心地，承認他的行動是應當受懲戒的。

蔣太夫人逝世後，蔣委員長長於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替她寫了一個動人的「行狀」。在那篇文章裏，他很着重她對痛苦的人們，尤其是孤兒寡婦的仁愛。雖然她並不富有，她却自願的捐助學校和醫院，而且毫不鬆懈的幫助公共福利的工作。雖

然她自己也有三個小孩，可是對於前妻的一子一女，她也同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的給予慈愛和照顧。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蔣委員長五十五歲壽辰時，他曾發表一篇「報國與思親」，讚頌他的母親。)

在蔣太夫人的精神生活裏，她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她是嚴格的吃素的，並且永遠不間斷的修行着；跟着歲月的增長，她也愈來愈熱心。有些人相信她和她的兒子的所以沒有災禍，便是神靈對於她的虔誠的感應。蔣委員長時常聽到他的母親關於佛教的談話，並且他自己也說過：他曾費去一些時間以從事於宗教的和神靈的研究。

蔣委員長的父親在一八九五年逝世後，蔣太夫人勇敢的無怨無恨的肩起教育子女的重擔。爲使她的兒子能受到最好的教育，她吃了許多苦處。她曾對 蔣委員長說：她既不願他發財，也不願他做大官。關於她的性格，或許沒有再比這種話顯示得再好了，——她說：「我爲你禱香祝禱的，乃是：你要愛你的國家，並保持你的祖宗——他們都是有好名譽的人——的好名譽。」

這樣，與中國的偉大的聖人孟子一樣，蔣委員長也是由他的母親教養起來的；蔣太夫人也和孟母一樣的是一個有特殊性格的賢母。她要兒子幫忙料理家務。許多年以後，蔣委員長曾讚揚着提到他在那個時候所受的基本訓練。一九三四年三月，他在南昌對十餘萬人，演講新生活運動，其中會有這樣的一段話：「當我小的時候，我的父親和教師，要我做許多事，如掃地、燒飯、做菜、甚至洗碟子。如果我不小心而掉落幾顆米或者沒有把衣服扣

好，我就要受嚴厲的責備。」

上面是 蔣委員長所受的家庭影響的簡單的敘述，現在讓我們看一看他誕生的時代。蔣委員長生於浙江奉化溪口鎮，時在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他生前的三年，有中法之戰，結果中國大敗。

那時候，交通工具不方便，中國失敗的消息，傳到邊遠的地方是很遲慢的，但蔣太夫人終於聽到了這個消息。以她那樣的高尚而愛國，對於中國與外力的爭雄的完全失敗，當然很是悲痛。她是個受過教育而有異於常人的感受性的人，她也有在那時的滿清帝國內逐漸起來的憤恨；從記不清的古代流傳下來的舊秩序，是應當受到猛烈而成功的攻擊的。一個小孩，在他未出生前，是否能從他母親受到幾許思想的影响，現在還不能肯定；但是我們知道 蔣委員長未誕生時，他的母親會爲中國的國恥而悲哀，並且或許夢見過得到救主的一天。

蔣委員長誕生的七年後，中國又吃了第二個敗仗。這一次是被日本擊敗的。那時，蔣委員長雖然年紀還小，可是他一定已模糊的從他父老那裏聽到：光榮的古老的中國之所以受侮辱，完全是爲了滿清政治的腐敗。

想到 蔣委員長出生時代的時候，我們會聯想到那時因中國的受到屈辱與其弱點的暴露而發生的強烈的反動。反動的形式是「維新」和主張採取西洋文化。自然的，那時有一個要求：中國應該儘可能的迅速取得西洋軍事訓練之利，並得到敵人一樣厲害的軍備。瀋陽西學運動，開始於一八九六年，先由政府發起，兩湖總督張之洞，並予以極大的鼓

勵。

無疑的，革新運動因張氏在中日戰後寫的小冊子「教訓」(To Learn)的宣傳而增加其速率。在這本書裏，張氏着重在戰爭給予中國民衆的教訓。他說：我們要知道做土耳其(那時的「歐洲病夫」)的羞辱。我們要探究成爲日本的必要條件。在漢口的研究着，不識字的人則由人口授。

不幸，在這個開明的總督的訓導還沒有充分時間有效的喚起民衆，使他們知道危險和共同合作的必要以前，列強瓜分中國的事變開始了。德國在一八九八年佔據膠州灣；不久，俄羅斯便租借大連；然後英國租借威海衛，並以租借方式伸張香港殖民地的範圍；同時，法國租借廣東南海岸的廣州灣；日本因中日之戰的結果已佔領台灣，又要求在福建的勢力範圍。所有這些列強，都要求不以中國領土之某部劃與第三國，而在那些地方，他們却要求保有特殊的權利。

(未完)

第十二期要目

蔣委員長論怎樣保障代表大會的勝利	陶百川
蔣委員長是憑什麼成功的？	楊家驊
代表大會與今後之政治建設	王雲五
代表大會與今後之經濟建設	胡景翼
代表大會與今後之教育改革	史之剛
日德義集團的喪鐘	孫瀚存
一篇「人造地震」的血賬	曹沛
淮河之春	江浦
漢口火劫遊行雜寫	曹沛
戰局烏瞰和國際局勢	王雲五
楊家驊	王雲五

戰局 烏敵

嶧縣棗莊的殲滅戰

敵退嶧縣棗莊死守待援
我由四面合圍再度總攻

楊家麟

台兒莊勝利的影响，不只轉移了國際間的觀聽，粉碎了敵人戰勝攻克的妄想，同時在國人間更建立起一種新的必勝信念，在軍隊方面更養成一種新的攻擊精神！

這種新的攻擊精神，正如如火如荼的在嶧縣棗莊而發展着，我們在那裏已包圍着比台兒莊更多的敵兵，我們現在要試行更大的殲滅戰。

六日在台兒莊附近突圍而出的敵軍，小部隊係向東北嶧沂方面退入向城，大部份係沿臨嶧台支線退入嶧縣。嶧縣的北面是棗莊，嶧縣的東面是郭里集，敵人現在以這三角形的支點相互倚倚，死守待援。我軍則於東南西北四方面，予以包圍。我們由北而越津浦線直取棗莊和郭里集的是曹福林軍，初時棗莊與郭里集敵兵力較薄，曹軍幾可一鼓而下。在嶧縣方面，我第二集團係連仲軍黃樵松、張金照、潘家城三師係沿鐵路乘勝北追；敵軍曾據嶧縣以南各山頭頑強抵抗，但終為我孫軍擊潰。嶧縣方面，我第三師已直取臥虎寨，所以嶧縣已在我三面包圍之中，附近山頭盡為我佔領。十二日晚我全線再度總攻，擄乘其援兵未集以前，將嶧縣棗莊之敵一舉殲滅。

由台兒莊東北退集向城之敵，為我黃光華師阻擊，業於十日克復向城。向城係嶧沂嶧縣之間，為臨沂至台兒莊與臨沂至棗莊兩公路的交叉點。現在臨沂與向城中間的朱陳鎮，尚為敵軍所據。由臨沂至高密的公路和由高密至青島的鐵路，是敵人在目前最便利最可能的增援路線，因此我們要確保向城附近一帶的佔領，總能將該包圍嶧縣的右翼軍；並且要趕快進一步肅清臨沂向城一帶的殘敵，總

能根絕敵人增援的內應。所以嶧縣棗莊的殲滅戰，必須確實功，這須看臨沂附近的形勢。

其次，我們要完成嶧縣間的殲滅戰，必須確實繼續切斷津浦路以及接連膠濟路的公路交通。我魯北劉汝明部，近由平原攻入禹城，禹城離濟南不遠，足以牽制敵軍南下增援。由魯西進逼津浦線的孫軍吳化文旅，曾一度襲入濟南。孫軍另一部則已截斷兗州曲阜泗水間的公路交通，另一部又破壞由泰安萊蕪至博山間的公路。這些活動，直接影響敵軍向濟南間增援，所以敵人特抽調一聯隊由長清（濟南西）南下肥城，企圖包圍我深入之孫軍，並掩護修復濟南泰安間的鐵路。

敵入對嶧縣支線的戰爭，現在已弄到騎虎難下的地步。九日上海路透電：「凡日軍一兵一卒可自他處調開者，現多已退在津浦線」。所謂他處，除由日本國內動員四師團外，據我們所知，尚有：（一）在華南的用五艘運輪船北運；（二）由東線經上海北運的約一萬人；（三）由膠濟線調到嶧縣的約五千人；（四）由平綏線調來，由久井中將率領的共五聯隊；（五）由平漢平津和熱河新修築的承通路調來，沿津浦南下的，七八兩日約五千人，九日約三千人。在大沽口方面候輪運的為數尚多。據白總參謀長對記者的談話，「以日本陸軍總兵力計，尚有增兵於中國的可能」。但以在華的敵軍而論，因受各戰區我軍的牽制，大抵已抽到最後的限度了。魯南的決戰，要決定第二期抗戰的前途，在此時機，我們最正確的態度是遵照蔣委員長指示：「力戒誇誇，時加警惕，唯能聞勝而不驕，始能遇挫而不餒，務當兢兢業業，再接再厲，……以完成抗戰之使命，求得最後之勝利」。

南京傀儡政府成立紀事

何蘭輝

所謂「中華民國革新政府」，於三月二十八日晨在南京正式成立。那時所有該處居民，幾全處於室內，除日本官方的點綴外，在街上，或建築物上，都沒有什麼民間自動裝置的彩飾。

沒有中國民眾歡呼的開幕典禮，是在南京國民政府的故址中舉行。參加者有日海陸軍及日本外交官員。此項典禮，以新編之國歌「卿雲歌」為始，而殿以五色國旗昇於國民政府的故址上。升旗的時候，日本海軍飛機翱翔於上空，表演空戰和疾降。然後，偽政府官員及日方來賓步入光線暗淡的大禮堂——國民政府主席前在此接受外國使領之國書——向五色國旗行三鞠躬禮。梁志德慢慢的讀出偽政府的宣言。這宣言，一開頭便攻擊在國民政府裏主持大計的委員。並宣稱偽組織最要緊的職責，是恢復中日戰前的中國領土主權。

該宣言又着重的說：此項偽組織並不與日人在北平主持的臨時政府競爭。「革新政府」係基於現實及在江蘇浙江等省之目前狀況而成立。因此，這偽組織是暫時的性質，其建立並無意與臨時政府相競爭。「中央政府」之職權不得轉移，而仍由北平臨時政府與南京革新政府商酌後繼續行使之。

至此，由上海日本領事，海軍中將HATA讀賀詞：「新政府以同樣目的與北平臨時政府密切合作，以安定東亞為任務之日本陸軍，對此殊覺滿意。新政府以下列諸事為其基本政策：建立東亞和平，撲滅共產黨，根絕一黨專政，提高東方道德，救濟國人，與隣邦保持友好關係。余希望華中人民信賴日軍，勿生疑慮，服從新政府之命令，並以合作力量促使其將來的健全發展！」

典禮在「新國歌」聲中結束，然後偽組織全體官員攝影，聚餐。同時燃放爆竹二十五萬枚。（譯自香港南華日報）



眼前的國際局勢

王龍章

強自外交是一個「謎」嗎？這是當前討論國際問題的爭點。反對他的人說：英國對於德奧合併，認為「既成事實」，對於捷克安全，表明不能援助，對於蘇聯戰爭，仍繼續忍耐，而於英意談判，尤表示出保守黨的「頑固」與「卑下」。但贊成他的人則以為：倫敦外交向來是老成持重的，在消極方面，是最反對世界上有兩個對立的集團，在積極方面，則正努力維持國際間的均衡局勢；所以地中海問題的妥協，（英對意），中歐問題的漠視，（英對德），都可視為所謂反共集團的向心力；同時他又推行英美合作政策，在進一步調下擴大海軍，這是太平洋上防制日本的作用。

我們以為張伯倫政策的成就，已表現於僅僅祇差簽字手續的英意談判。假使這個協定成立了，顯然是有利於歐洲和遠東：第一，地中海的穩定，是歐洲穩定的初步基礎；英意間的宿敵衝突，既獲得暫時緩和，英國海軍就可以免除後顧之憂。第二，英意間把地中海紅海以及西班牙問題調和了，勝下來的只有孤立的德國，德國既陷於孤立，惟有回頭向英國接近，英國最近又主張繼續英德談話，更可證明已經緊張的歐局。第三，太平洋問題的複雜，繫於英美的合作，英國如能有力東向，安心進行英美合作，「這種形勢正有利於太平洋問題的解決的方向走」。第四，德意日等國相互間的離心力，自會因此而增強，最低限度，意大利不致再妨礙英國對抗日本的行動。所以最近各國的觀感：意國是欣慰，法國是贊許，德國是「並無忌妒」，而日本是極感不安。

法國勃魯內閣爲了新財政法案不能通過於參院，達拉第已繼之登台。法國由勃魯姆的準國民內閣走到達拉第的右傾內閣，社會黨當然是拒絕參加的。所以新閣當前的困難：一是左派策動下的工潮，二是有待各黨贊助的財政計劃。換句話說，達拉第內閣因爲得不到社會黨的支持，據一般預料，恐仍是一個「過渡內閣」。然而法國內政上無論怎樣，達拉第對於西班牙問題，不是害怕「法政府苟公協定即將簽字的消息，法國政府不是在主張「指派新大使駐意，俾與意發生正式外交關係」麼？

美國自目前赫爾宣旨後，孤立派的主張，已受精神的打擊。美國近來對太平洋問題的積極態度，可以說是堅定而明快。美國參院海軍委員會發表的海軍政策聲明書，堅決反對「海軍邊界」之說，並謂「此舉將限制美國海軍在空想上所築成之長城以內活動，而在此長城以外全球各處的美艦，將時有遭受侵害之虞」，這就是美國對付日本的真正懷抱。而英國最近進行英意合作，一反「一九一八」時的妥日心理，更予美國以不少的興奮。所以英美聯合的傾向，至少在太平洋問題上的海軍共同傾向，並不是沒有可能。日本海軍發言人儘管在說「日本自海外所得之原料，日漸增加，故日本爲防禦其交通線與維護其安全，必須保有西太平洋」，——這也不過是日暮窮途的強詞而已。

依照上面的分析，在英國的妥意近德的政策下，在英美合作的趨勢下，在法意關係好轉的環境下，日本遲早是要重陷於孤立的，近衛內閣之外交的失敗，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了。

歌得「新天地」

陳淨

北平有一個「臨時政府」；前幾天，南京又成立了一個「華中維新政府」。京華冠蓋，濟濟兩堂，據說都是我佛轉世，來救下界小百姓的苦難的。這真令人開風雀躍，又驚又喜，正如「金瓶梅」裏王婆對那向她納頭下拜的西門大官人說的：「豈不折煞老身」了嗎？

人祇要活着，而且有人做的與我，確乎是一件樂事，因爲他（她）有機會看見光怪陸離的活劇！雖然有時會被拉夫，硬派作劇中人，弄得啼笑皆非。要不然，旁觀一下，欣賞欣賞那種一本正經，自得其樂的神情，倒是有趣得很。引用古人的老話，這叫做「萬物靜觀皆自得」。

這一回的節目，當然精采得很。但有人以爲班名還不大好，因爲「臨時」不夠鄭重；「維新」云云，則從反面看去，又容易令人想起「舊」的存在，欠妥。記得浦東維持會辦的一個妓院，叫做「新天地」。——我以為這倒是名副其實的好名稱，但不幸被先用了，而且用的地方又不大莊嚴，未免可惜！

自然，這些本來都不關我們的事的，但這回中國的老百姓，都被派定了是配角，引咎辭職，恐怕無此先例，所以姑且冒味嚙嚙一下，且獻歪詩以頌之：

管急絃繁朱紫陣，南朝北闕兩紛紜；
任他萬口飛星沫，我自登台作貴人。
刀鎗危坐說和平，烈火深湯救新民。
民間豈有閑情客，獨向屠場看戲文？
魔舞鬼歌劫後春，由來好景最黃昏；
微聞江外新天地，羊背馳騁亦可人！
自古奴才多彥俊，而今手法又翻新，
江山寶鼎販入肉，送盡靈魂爲知恩。

通訊

有志青年的苦悶

百川先生：

這封信的唯一的目的，是請問您有否任何最辛勞最煩重的抗戰工作，讓一個祈求爲國出力的青年做！

我是數年前先生所召集的上海高中以上優秀學生聯誼會的光華附中代表之一。在那沉悶的數年前，獲得那次新的生活，新的見聞，心中是何等高興！受革新腦袋中，多麼祈求着祖國光榮的來臨呀！

自從「七七」事變以後，我們崇高的領袖發表了堅決的宣言，中華從之走進了新的道路，——偉大的民族解放的途徑。那時，我是正在上海華清鎮「中正營」受第二屆上海市大學生集訓。嚴肅和秩序的軍隊生活中，全身的熱血，無疑是格外勃發。我祈求能立刻到前方去工作，到蘆溝橋去貢獻我的血和肉，保衛，更進至收復，我們百年來的每寸失土。但，我們的集訓，在七月中旬就告終了，二個月的訓練已滿期。

回到學校時，（那時我是在大夏大學），校中已放暑假，我沒有回到家庭去，不願回去，我知道中華的大時代到了，與世仇日本帝國主義者不能並立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不共戴天之仇是要以鐵和血來求得解決了。

「八一三」上海發動了抗戰的偉績，因爲學校在戰區範圍內，我隨同學到租界上暫避，到租界上避，心中說不出的難受，「但不妨利用租界，做一些抗戰的工作」，我這樣想着，立了決心在八月十四號那天起，就參加了服務難民的工作。我和幾十

個同學在上海市救濟會第一收容所服務，盡我一些力量，做安定後方的工作，使前方將士可以安心抗戰。第一收容所五千多難民，在我計劃之下，除盡遣送外，使壯丁到前線去工作，婦女做了幾千件棉背心，難童受到了不少抗戰教育。那時，第一收容所上海得了相當的名譽；我亦獲得了救濟會的一張「傳令嘉獎」。

百川先生，我不忍說到國軍退出上海後，上海救濟會及各收容所的腐化情形；我忍痛地拋棄了未完而無法再續的訓練計劃，在去年年底，從浙甯道上浪跡到武漢來，計劃到貴陽去！

沒有到貴陽去，我迫切地要繼續參加抗戰工作呀！那時，許多服務抗戰的團體，不是額滿，就是停止招收了，山西的民族革命大學是在第二次招生，於是我毫不遲疑地加入了進去，二天後，到了最前線的山西去了。——山西革命工作是極重要，要收復東北及華北，無疑這是一個根據地。

到了山西，等待了若干天，二月初開始訓練，同時做着民衆運動的工作。可是二月下旬，我們的世仇日本帝國主義者，乘山西佈防尚未完成以前，先下手爲強，四路進兵，打到了風陵渡。

民族革命大學未曾訓練好，因之在危急的時候，退到了山西西部的呂梁山脈中，在山中繼續的受訓練，並且在吉縣，幾次見到關司令長官，聽他述說山西今後繼續抗戰的情況。——民大的情形，我不再在此地繼續說下去，以後有機會再詳談。

三月下旬，一部份同學在吉縣西面小渡口過了黃河，到了西京，我又轉道回了武漢來；四月五日，到了漢口。

去年到武漢來時，家目的，要我到貴陽去回學校，在我個人以爲一個青年應在這偉大的抗戰時期中盡力量爲國服務，是比在校中每天上三四小時課，有實効得多，因之我走了後面一條路。

想不到山西回來，我又失了每一個工作的機會了！我住在一位親眷家中，每天坐着吃白飯，眼睜別人舉行偉大的第二期抗戰擴大宣傳，或參加各種救亡工作，心中說不出的難受。抗戰以前在學校中的沉悶，在忙的工作中失了去，想不到現在又會降了來。一個偉大的青年決不應該在這大時代中苦悶呀！但我有心有力爲國做一些工作，做不到，這苦悶不怪自己！

請問有否任何最辛勞最煩重的抗戰工作讓一個祈求爲國出力的青年去做嗎？——先生是最肯提攜青年的！

敬致
三民主義的敬禮！
潘世徵上

我們要求讀者的幫助

- (一) 我們要求讀者幫助的，祇是長期訂閱「血路」。
- (二) 訂閱價目：半年一元，全年二元，郵費在內。優待學生及職工，八折計算。（郵票代現，以五分及一分者爲限）。
- (三) 介紹親友試閱一個月四期，祇收一角。
- (四) 將來本刊不幸停刊，所有定戶餘款，由本社社長陶百川先生擔保退還。
- (五) 長期訂戶得享下列利益：(一) 人事及學術諮詢；(二) 委託本社代辦書報；(三) 七折購買本社叢書；(四) 參加讀者交誼會或其他社會服務活動。
- (六) 請向漢口雲樞路麗華里五號本社直接訂閱。